

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本

# 醒世恒言

(明) 冯梦龙 编著



金盾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本

# 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 编著

唐松波 校注

金盾出版社

## 插图 朱大荣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世恒言/(明)冯梦龙编著;唐松波校注.—北京：  
金盾出版社,2004.1

(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本)

ISBN 7-5082-2713-1

I. 醒… II. ①冯… ②唐… III. ①话本小说-中  
国-明代 ②醒世恒言-注释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1477  
号

### 金盾出版社出版、总发行

北京太平路 5 号(地铁万寿路站往南)

邮政编码:100036 电话:68214039 66882412

传真:68276683 电挂:0234

彩色印刷: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黑白印刷:北京万兴印刷厂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625 彩页:8 字数:728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0 册 定价:35.00 元

---

(凡购买金盾出版社的图书,如有缺页、  
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 出 版 说 明

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国古典文学，是我国伟大文化宝库中的绚丽瑰宝。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把古典文学名著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我们组织出版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本”。这套普及读本的特点是：（一）选材精当。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散文和代表古代诗、词、曲最高艺术成就的唐诗、宋词、元曲中，精选出意境高雅、千古传诵的名篇；从广为流传的古代小说中精选出思想性、艺术性都好的经典著作，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这套书可使读者以较经济的时间对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二）注释通俗。对难懂的词语、典故等用浅显通俗的文字作简明扼要的注解，对难认的字加注拼音及同音字，使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能够读懂。（三）物美价廉。书籍的装帧设计既美观大方，又简朴实用。书的定价较低，一般读者能够买得起。我们期望这套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中国短篇小说创作在魏晋南北朝时初具规模，其内容基本上属神话志怪和历史传说两方面。到了唐代，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传奇小说兴起，表明文人开始有意经营这种文学样式。到宋代，短篇小说渐趋成熟，产生大量讲唱结合的话本。明代天启年间，冯梦龙（1574～1646）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

本的基础上,经过加工编成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含小说一百二十篇。《三言》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对话本小说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直接推动了文人拟话本的创作。

冯梦龙字犹龙,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少年已有才气,长大通经史,能诗文,但科举不得意,崇祯三年(1630)才补了贡生,官福建寿宁知县。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原因,清兵入关后,参加过抗清活动。明王朝覆亡,冯梦龙在故乡忧愤而死。他的突出贡献是在通俗文学领域,包括小说和戏曲方面。

《醒世恒言》出版于天启丁卯年(1627),大多数为明人作品,其中应有一些是冯梦龙自己编写的。明代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大量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话本文学主要反映市民阶层的经济生活和思想意识。《施润泽滩阙遇友》叙述了施复发家致富的过程,一个从事手工纺织的家庭,不到十年,就由一张机织的小户扩展到拥有三四十张织机的大户,尽管小说宣传为善得报的思想,不难看出,当时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同样情况还可以在《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看到。

《醒世恒言》中较多的作品谈的仍是婚姻恋爱这个主题。编著者冯梦龙进步的思想观点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卖油郎独占花魁》说明以男女双方互相尊重爱慕为基础的自由婚姻终于战胜只论金钱地位的买卖婚姻,这篇小说几百年来也就流传不衰。此外,如乔太守面对既成事实,把三家纠缠得不可开交的官司,实事求是地判下;吴江县令从男女双方意愿出发,特别是女方一家意愿,判钱青与秋芳为夫妇,打了肇事煽诱的尤辰三十板,训斥了借人骗婚的颜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确实

## 出版说明

---

是大快人心的事。

当然在《醒世恒言》的几十篇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各种封建意识,如传宗接代、宿命论、阴骘报应等,个别作品还夹杂着性行为的描写,这些都应批判地对待。但整个《三言》扬善惩恶的主流思想是好的,《三言》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方方面面,是一部反映宋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本书的校点以明代天启七年苏州叶敬池的刻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底本明显错误径予改正,个别有怀疑者加注说明;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异体字改为规范字,通假字保留,一般加注说明。古人姓名和古地名则斟酌保留原写法;古籍中尤其古代白话小说中习用字也予保留。

金盾出版社

## 叙

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夫人居恒动作言语不甚相悬。一旦弄酒，则叫号躑躅，视堑如沟，度城如槛。何则？酒浊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时，虽毕吏部、刘太常未有时时如滥泥者。岂非醒者恒而醉者暂乎？繇此推之，惕孺为醒，下石为醉；却喙为醒，食嗟为醉；剖玉为醒，题石为醉。又推之，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俭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器为醉。人之恒心，亦可思已。从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妇而不惊，质天地而无怍。下之巫医可作，而上之善人君子圣人亦可见。恒之时义大矣哉！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则兹刻者，虽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若夫淫谈亵语，取快一时，贻秽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药饮

醒世恒言

---

之，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天启丁卯中秋陇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

## 目 录

叙.....	(1)
第一卷 两县令竟义婚孤女.....	(1)
第二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	(18)
第三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	(32)
第四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	(73)
第五卷 大树坡义虎送亲 .....	(96)
第六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	(111)
第七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129)
第八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154)
第九卷 陈多寿生死夫妻.....	(179)
第十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	(198)
第十一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218)
第十二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	(232)
第十三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241)
第十四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264)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遗恨鸳鸯绦.....	(278)
第十六卷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307)
第十七卷 张孝基陈留认舅.....	(332)
第十八卷 施润泽滩阙遇友.....	(358)
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380)

---

第二十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	(398)
第二十一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451)
第二十二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465)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	(478)
第二十四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	(518)
第二十五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	(534)
第二十六卷	薛录事鱼服证仙	(559)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	(581)
第二十八卷	吴衡内邻舟赴约	(613)
第二十九卷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633)
第三十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664)
第三十一卷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693)
第三十二卷	黄秀才徼灵玉马坠	(711)
第三十三卷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728)
第三十四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744)
第三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774)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报仇	(794)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长安	(820)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	(844)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874)
第四十卷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889)

# 第一卷

##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风水人间不可无，也须阴骘<sup>①</sup> 两相扶。

时人不解苍天意，枉使身心着意图。

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王奉的叫做琼真。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sup>②</sup> 之子萧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琼英年方十岁，母亲先丧，父亲继歿。那王春临终之时，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嘱付道：“我并无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长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遗房奁衣饰之类，尽数与之。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莫负吾言！”嘱罢，气绝。殡葬事毕，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与女儿琼真作伴。

忽一年元旦，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称玉孩童。萧雅一脸麻子，眼眍齿龅<sup>③</sup>，好似飞天夜叉模样。一美一丑，相形起来，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那丑陋的越觉泥涂无色。况且潘华衣服炫丽，有心卖富，脱一通换一通。那萧雅是老实人家，不以穿着为事。

① 阴骘(zhì质)：暗中做好事；阴德。卷后部有“此乃阴德之事”。 ② 别驾：汉代州刺史的佐吏，因随州刺史出巡时另坐传车，故称。宋代各州通判的职守与别驾相同，故也称为别驾。 ③ 眼眍(kōu抠)齿龅(bà罢)：眼珠深陷在眼眶里，牙齿外露。

常言道：佛是金装，人是衣装。世人眼孔浅的多，只有皮相，没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个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sup>①</sup>再出，暗暗地颠唇簸嘴，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王奉自己也看不过，心上好不快活。

不一日，萧别驾卒于任所。萧雅奔丧，扶柩而回。他虽是个世家，累代清官，家无余积，自别驾死后，日渐消索<sup>②</sup>。潘百万是个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想道：“萧家甚穷，女婿又丑。潘家又富，女婿又标致。何不把琼英、琼真暗地兑转，谁人知道。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主意已定，到临嫁之时，将琼真充做侄女，嫁与潘家；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都把他去。却将琼英反为己女，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送。琼英但凭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

谁知嫁后，那潘华自恃家富，不习诗书，不务生理，专一嫖赌为事。父亲累训不从，气愤而亡。潘华益无顾忌，日逐与无赖小人，酒食游戏。不上十年，把百万家资败得罄尽，寸土俱无。丈人屡次周给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济。结末迫于冻馁，瞒着丈人，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王奉闻知此信，将女儿琼真接回家中养老，不许女婿上门。潘华流落他乡，不知下落。那萧雅勤苦攻书，后来一举成名，直做到尚书地位；琼英封一品夫人。有诗为证：

目前贫富非为准，久后穷通未可知。

颠倒任君瞞昧做，鬼神昭鉴定无私。

① 潘安：潘岳（247~300），字安仁，晋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官至给事黄门侍郎，工诗赋。世以为美男子，习称潘安。 ② 消索：消耗。

看官，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只为世人但顾眼前，不思日后；只要损人利己，岂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天未必随你走哩。还是平日行善为高。今日说一段话本<sup>①</sup>，正与王奉相反，唤做《两县令竟义婚孤女》。这桩故事，出在梁唐晋汉周五代<sup>②</sup>之季。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广顺。虽居正统之尊，未就混一之势。四方割据称雄者，还有几处，共是五国三镇。那五国？

周郭威

南汉刘晟

北汉刘旻

南唐李昇

蜀孟知祥

那三镇？

吴越钱鏗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

单说南唐李氏有国，辖下江州地方，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姓石名璧，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丧了夫人，又无儿子，止有八岁亲女月香，和一个养娘<sup>③</sup>随任。那官人为官清正，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sup>④</sup>。又且听讼明决，雪冤理滞，果然政简刑清，民安盗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于膝上，教他识字，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蹴踘<sup>⑤</sup>，百般顽耍，他从旁教导。只为无娘之女，十分爱惜。一日，养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球儿为戏。养娘一脚踢起，去得势重了些，那球击地而起，连跳几跳的溜溜滚去，滚入一个地穴里。那地穴约有二三尺深，原

<sup>①</sup> 话本：说书艺人所讲故事的底本，这里指所说故事。第四卷“话文”，义同。

<sup>②</sup> 五代(907~960)：唐亡后，拥有兵权的藩镇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先后建立梁、唐、晋、汉、周五个中央政权。当时地方割据政权还有吴、前蜀、楚、南汉、闽、

吴越、南平、后蜀、南唐、北汉。史称“五代十国”。<sup>③</sup> 养娘：婢女。<sup>④</sup> 单吃一口水：比喻廉洁不贪。晋元帝时，邓攸(?~326)为吴郡太守，清廉自持，载米赴任，仅饮吴水而已。

<sup>⑤</sup> 蹴(cù)醋(jū)踘：踢球。踘同‘鞠’，古代用皮缝制而毛向内的足球。

是埋缸贮水的所在。养娘手短揽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球儿，石璧道：“且住！”问女儿月香道：“你有甚计较，使球儿自走出来么？”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计了！”即教养娘去提过一桶水来，倾在穴内。那球便浮在水面。再倾一桶，穴中水满，其球随水而出。石璧本是要试女孩儿的聪明，见其取水出球，智意过人，不胜之喜。

闲话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三年，谁知命里官星<sup>①</sup>不现，飞祸相侵。忽一夜仓中失火，急去救时，已烧损官粮千余石。那时米贵，一石值一贯五百。乱离之际，军粮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军粮至三百石者，即行处斩。只为石璧是个清官，又且火灾天数，非关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犹未息，将本官削职，要他赔偿。估价共该一千五百余两。把家私变卖，未尽其半。石璧被本府软监，追逼不过，郁成一病，数日而死。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sup>②</sup>官卖，取价偿官。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sup>③</sup>。

却说本县有个百姓，叫做贾昌，昔年被人诬陷，坐<sup>④</sup>假人命事，问成死罪在狱。亏石知县到任，审出冤情，将他释放。贾昌衔保家活命之恩，无从报效。一向在外为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县身死，即往抚尸恸哭，备办衣衾棺木，与他殡殓。合家挂孝，买地茔葬。又闻得所欠官粮尚多，欲待替他赔补几分，怕钱粮干系，不敢开端惹祸。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慌忙带

<sup>①</sup> 官星：古代方术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结合天上星宿的运行来推断人的命运，命里官星不现，意为这时注定做不了官。星是迷信者说的运数。<sup>②</sup> 牙婆：专为买卖人口做中间人的妇女。<sup>③</sup> 打头风：逆风。<sup>④</sup> 坐：因为某事而犯罪。

了银子，到李牙婆家，问要多少身价。李牙婆取出朱批<sup>①</sup>的官票来看：养娘十六岁，只判得三十两。月香十岁，到<sup>②</sup>判了五十两。却是为何？月香虽然年小，容貌秀美可爱；养娘不过粗使之婢，故此判价不等。贾昌并无吝啬，身边取出银包，兑足了八十两纹银，交付牙婆，又谢他五两银子，即时领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两个身价，交纳官库。地方呈明石知县家财人口变卖都尽。上官只得在别项那<sup>③</sup>移赔补，不在话下。

却说月香自从父亲死后，没一刻不啼哭。今日又不认得贾昌是什么人，买他归去，必然落于下贱。一路痛哭不已。养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爷身边，只管啼哭，必遭打骂。”月香听说，愈觉悲伤。谁知贾昌一片仁义之心，领到家中，与老婆相见，对老婆说：“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个就是伏侍小姐的养娘。我当初若没有恩人，此身死于缧绁<sup>④</sup>。今日见他小姐，如见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间香房，教他两个住下，好茶好饭供待他，不可怠慢。后来倘有亲族来访，那时送还，也尽我一点报效之心。不然之时，待他长成，就本县择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一夫一妇，嫁他出去，恩人坟墓也有个亲人看觑。那个养娘依旧教他伏侍小姐，等他两个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应。”

月香生成伶俐，见贾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万福道：“奴家卖身在此，为奴为婢，理之当然。蒙恩人抬举，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为义女。”说罢，即忙下跪。贾昌那里肯要他拜，别转了头，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这蝼蚁之

<sup>①</sup> 朱批：用红笔批示。朱也作‘硃’。

<sup>②</sup> 到：同‘倒’。

<sup>③</sup> 那：同‘挪’，挪借；挪用。

<sup>④</sup> 署(léi)雷)绁(xiè泄)：捆绑犯人的黑色绳索，借指牢狱。

命，都出老相公所赐。就是这位养娘，小人也不敢怠慢，何况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暂时屈在寒家，只当宾客相待。望小姐勿责怠慢，小人夫妻有幸。”月香再三称谢。贾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称为石小姐。那小姐称贾昌夫妇，但呼贾公贾婆，不在话下。

原来贾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贤慧。只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无男无女，有心要收他做个螟蛉<sup>①</sup>女儿。初时甚是欢喜，听说宾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烦了。却灭不得石知县的恩，没奈何依着丈夫言语，勉强奉承。后来贾昌在外为商，每得好细<sup>②</sup>好绢，先尽上好的寄与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问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渐渐不平。又过些时，把马脚露出来了。但是贾昌在家，朝饔夕餐<sup>③</sup>，也还成个规矩，口中假意奉承几句。但背了贾昌时，茶不茶，饭不饭，另是一样光景了。养娘常叫出外边杂差杂使，不容他一刻空闲。又每日间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针指还他。倘手迟脚慢，便去捉鸡骂狗，口里好不干净。正是：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养娘受气不过，禀知小姐。欲待等贾公回家，告诉他一番。月香断然不肯。说道：“当初他用钱买我，原不指望他抬举。今日贾婆虽有不到之处，却与贾公无关。你若说他，把贾公这段美情都没了。我与你命薄之人，只索忍耐为上。”忽一日，贾公做客回家，正撞着养娘在外汲水，面庞比前甚是黑瘦了。贾公道：“养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谁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来担

<sup>①</sup> 螟(míng 明)蛉(líng 铃)：一种绿色小虫，寄生蜂蝶羸常捕捉螟蛉，产卵在螟蛉身体里，卵孵化后拿螟蛉做食物。古人误以为蝶羸养螟蛉为义子。这里意为收养。  
<sup>②</sup> 绀：‘绸’的本字。   <sup>③</sup> 朝饔(yōng 雍)夕餐：早晚饭食。饔，熟食；早餐。

罢。”养娘放了水桶，动了个感伤之念，不觉滴下几点泪来。贾公要盘问时，他把手拭泪，忙忙的奔进去了。贾公心中甚疑。见了老婆，问道：“石小姐和养娘没有甚事么？”老婆回言：“没有”。初归之际，事体<sup>①</sup>多头，也就阁过一边。

又过了几日，贾公偶然到近处人家走动，回来不见老婆在房，自往厨下去寻他说话。正撞见养娘从厨下来，也没有托盘，右手拿一大碗饭，左手一只空碗，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贾公有心闪在隐处看时，养娘走进石小姐房中去了。贾公不省得这饭是谁吃的，一些荤腥也没有。那时不往厨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门缝里张时，只见石小姐将这碟腌菜叶儿过饭。心中大怒，便与老婆闹将起来。老婆道：“荤腥尽有，我又不是不舍得与他吃。那丫头自不来担，难道要老娘送进房去不成？”贾公道：“我原说过来，石家的养娘，只教他在房中与小姐作伴。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谁要他出房担饭！前日那养娘噙着两眼泪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难为了。只为匆忙，不曾细问得。原来你恁地无恩无义！连石小姐都怠慢。见<sup>②</sup>放着许多荤菜，却教他吃白饭，是甚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时，可知连饭也没得与他们吃饱。我这番回来，见他们着实黑瘦了。”老婆道：“别人家丫头，那要你恁般疼他。养得白白壮壮，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么？”贾公道：“放屁！说的是什么话！你这样不通理的人，我不与你讲嘴。自明日为始，我教当直的每日另买一分肉菜供给他两口，不要在家火中算帐，省得夺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欢喜。”老婆自家觉得有些不是，口里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几句，便不言语了。从此贾公分付当直的，每日肉菜分做两分。

<sup>①</sup> 事体：吴语，事情。 <sup>②</sup> 见：同‘现’。